

山東通志

山東通志

山東通志

(全十六冊)

[清]

岳 浚 纂修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印刷

揚州 古 籍 書 店 發 行

一九八六年十月出版

定價二百五十元

山東通志卷之三十五

藝文十九 記上

任城縣廳壁記

唐李 白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秦之古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
成周乃東魯之邦自伯禽至於頃公三十四年遭楚湯滅國
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鄆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
于舊居邑雖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郡有一十三縣任城
當其要衝東盤琅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固南馳互鄉青魯太
昊之遺墟白衣尙書之舊里也于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
主淹映天下地博厚川疏朗漢明王分著藝則天人烈士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月以代變家修家傳文學君子以才難自意小人則鄙野雖
治況其城池表境色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
橫波驚彩虹而不上其雄麗境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
方綿歷寶泉貨之橐鑄爲美璧之咽喉故養大賢以主東道
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 萬二千三百一十七
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簡儼有立李野脩四時
之氣士元狩古里之才撥煩開創刻無滯鐫百發克破於
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須並弦道中一之歲肅而
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繁之然後青襟編黃
髮履禮未稍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煩哦之女

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點吏返淳和之性行
者讓於道路任者併於重輶扶老携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
再復魯道其神明博遠孰能與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有取
焉遂書之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筆知賀知章云

黃石公祠記

唐李 卓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
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成功遂志祠黃
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
之馨介福不替天寶歲夏六月旱旣太甚過走羣望密雲卷
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用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
自寅至未澤潤千里呼其靈也夫聖哲立法制君子修理道
莫不順承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殄覆昏
暴或孚祐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
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岬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
鳴焉漢興有圯橋之事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
之神志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國人從欲冤
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獨
有聞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人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
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

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乘人謀協贊觀鑒而動極深研幾發
入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
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典謂披堅執銳其功狗
也居守價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
神也此其大者豈徒效社稷祥於州里之間哉方今淳風元
塞庶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其異嘗學舊史敢記所
知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唐 顏真卿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全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于
時在襄微宅悲止有羣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三

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卽對以草書或
三紙五紙皆來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於洛下相
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微足下師張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
絹屏素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唯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
自悟耳僕自停裴家月餘日因興裴微從長史言話散避京
師前請曰既承兄丈獎諭日月滋深夙夜工勤溺於翰墨儻
得聞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
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躬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
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床而坐命僕居于小榻而曰筆法元
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工

真草今以授之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
對之曰嘗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
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
不謂直者從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爲間子知之乎曰嘗蒙
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
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疎之謂乎曰鋒爲末子知之乎曰豈
不謂以末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爲骨體子知之乎曰
豈不謂題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輕
輕爲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輕
角爲闊闊過之謂乎曰尖謂牽製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爲牽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四

爲製夾意挫鋒使不恹滯令險峻而威以謂之決乎曰補謂
之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
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
常 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
曰豈不謂欲書先須想字形布置令其手穩或意外字體令
有墨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太字
感之令小小字展之爲大兼令茂密所以謂稱乎長史曰子
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與于其有音焉字外之奇言所
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少皆不謂筆法之妙遂
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相反如

自省覽有異衆說之鍾巧趣精細始同始曰歲時肥瘦今古
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
其獨運意疎字緩筆驚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悞未為
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王常學子敬者謂
虎也學王常者謂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問之言必慕
之歎儼有巧思思益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悉自當妙矣真
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取問工書之妙如情得齊於
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諸法須口
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
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諸變適懷縱捨規矩五者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第五

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取問執筆之理長史曰子傳授
筆法之訣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工而跡不至後
聞於褚河南曰用筆如印泥畫沙思所以不悞後於江
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
狀明利媚好乃倍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
用鋒常欲使其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真草用筆悉如畫
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古人矣但思此理以
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神余遂銘謝再拜送
巡而退曰此得攻書之術于茲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唐受天修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年大監與不日第三
重曜澤明嗣序萬業其始於十一聖聖聖聖聖聖聖聖聖
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 月已丑乃命臣總
授節分關撫安餘衆且理於鄆而觀容書禮及荷聖澤來翼
汴俗人既沐浴咸以潔清物無天傷各悉性命不化化不釋
辭威盛德也豈待守臣施者哉衡而草說正譌于於以見周
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
元兇事繁未順惟此邦東向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為用其
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兒肆耳故義舉一四厥眾咸應乃知
斯人可與為順不可與為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第五

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斷記者不惟備遷授書名氏
將以彰善謹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咨
者諸耆耄耆耄一升墮壁皆前辦為原茲邦域其來遠矣
曰太昊之墟曰魯之頃何曰儀之車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
也武德中為總管府亦為都督府而并曹戴漢克五州縣登
貞觀初廢府復為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道
師機機制率訓典改易升降名稱潤澤蓋無取焉今以平寇
之初機機田公奉記權兼勾當制位同王牧宜書為首亦春
秋始魯應公賈之也其國初以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
遺蔑棄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於東壁

自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遇李白酒樓
夫觸強者貌強而不發乘險者情肅而不進滑毒者隱忍而
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
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
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倡首詳述正學
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而刃以
血其邪者推義穀以量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
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直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
明耳聰惡貽賴貽故狎弄杯觴沈溺翹翹耳一落雅目混黑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七

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
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驚擲移於還情
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日移於幽巖達谷使之遼歷物
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前發使之馳勇決於如脫
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
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翹翹是實其
聰騁其明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而死者徐思之使
太白取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
也當時骨鯁忠赤適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
結搆凌雲者何限蜀斯樓也廣不逾數席左缺榱桷雖微兒

收暨過亦指之日李白嘗醉於此矣

帝元廟碑記

宋李昉

天地之德不宰而功自成帝王之道無為而民自化範圍易
簡而取法權輿清淨而致理稽於萬古洪惟一人其唐堯之
謂乎若乃生有聖與肇自慶靈分筆冒於軒轅震洪基於帝
嚳茂本枝者百世則始封於唐敘正統者五行而盛德在火
文思安安之道聰明凝疑之姿妙用無方元機莫測仁如天
而廣復習如神而洞微日月星辰尚差於黃道江河淮濟未
朝於滄海雖在德而可修亦惟賢而方又及義和授職四序
由是下分絲禹繼功百川以之同會輝次明而陰陽正襟衷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記上

八

急而播種與欽若歷象之文茂立人倫之本懸招諫之鼓揚
進善之旌猶子獨其奸邪宣表示其勝弱下寬而聖絕跡後
塵泊于元凱登庸已熙庶績稟由道運德振直風涼黃星以
非心頓土階而何陋時咨四岳厥意萬機明揚觀歷試之才
穆清保怡神之性聖中稱天命禹舜以居尊天下為公棄丹
朱之不肯禮典禪代曠古無先道託生民于今受賜湯蕩乎
民無能名焉獨子具有成功也其斯之謂矣我應天廣運
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應昌運筆不棄禮能得位以
在凡神馬負圖而出水豐年豐瑞和氣儲休難昇祐於羣黎
咸謂吉成告成功於上帝應享國臣至誠必通地歲秩經

是遐宣明命會謂前王在聖謨而可稱於祀典而未載率皆
崇其廟貌豐以豆登仰尊如神之神以介無疆之福爰於汶
水重廣堯祠按時不奪於農功載事盡資於官給歲月未幾
土木惟新且增闢周旋應中敬正殿巍巍而楹立崇軒隱隱
以洞開刻符從以成行垂儀刑而塑像珠旒儼若如觀端冕
之容華奕煥然似見垂裳之理名臣列於配翼羽衛森丁長
廊竭其所能不愆于素是知性近習遠者徒際會于一時與
世同功者必潛符於千載所以共工負事述之謫仲尼與祖
述之言我國家欽慕盛猷虔修盛典玉融帝運炯若神交師
治道而化成泰威靈而報本大君有作豈徒然哉亦猶闕里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九

我祀蓋尊師儒豈比甘泉望祠但費神鬼以古況今諒無虧
德下臣不佞再拜為銘曰於穆聖帝其惟聖人仁以天喻德
濟以新猷若等具可敬黎民義和授職爵禹為臣平章百姓
知治萬國神羊白牛黃章非植至道何階皇猷允塞萬古垂
休百王取則星辰合度江漢朝宗自我而化其誰之功化也
伊何觸類咸通功也伊何與世無窮大宋開基聿師化理典
禮克修廟貌斯具彩繪相宜輪奐盡美勒在傳芳無疆之祀
新修東海廣德王廟碑記 宋賈黃中

惟堯之聖就如日望如雲而下民羅洪水之患惟禹之德聲
為律身為度而盡力有濬川之勞垂利無窮流惠斯大然

究其本末論乎委輸苟疏鑿不使於祀宗淳蓄非由於善下
則堯欲濟難虛聲知人之明禹無成功徒施焦思之苦夫成
二聖之丕績冠乎古今解萬方之倒懸危其準溺滿而不溢
大無不包則其惟東海廣德王乎若乃駿五行之用習坎推
先紀四寅之序東方稱首大昊是都於折木大帝實館於扶
桑限靈夷以分疆興雲雨而成歲其廣也盡天之覆助元化
以無私其深也蔽地如帛使含生而其濟統元氣以資如植
洪名而不居源溢日月之精推升陰陽之候物惟錯以備品
潤作鹹而與利龍門導其九曲吸為安流驚濤其八柱障
為巨鎮鵬濤如響駭山豈足以加威福護必誠航革皆期於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十

利涉是故堯舜之制異其章以著明勳木之潔法其左以定
位信夫太極兼之以生萬物資之以成九州因之以平百谷
賴之以傾至若不以汙濁分別見其仁也不以寒暑增損全
手義也卑以為體合乎禮也深而無際包乎智也潮必以時
著乎信也如是則象止可以目觀神莫得而智知三王之際
已嚴祀典萬世而下率修舊章他若非馨罔有昭答祭或如
在必聞感通惟品彙之盛哀擊時風之降替允屬昌運遐光
令猷應大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覆載羣生照
臨下土垂龍正在天之位月應凌波儀之資負斧展以朝諸
侯登紫壇而款太一執玉帛者萬國防風無後至之誅舞干

羽子爾陷有苗陵不恭之罪九流式飲七德用成化洽雍熙
美益圖史然後載步騶之愛芳編禮秩之芳表聲教所通人
神具舉東萊之地海祠在焉歲月滋深規模非壯豈稱集靈
之所徒招偏下之議蓋累朝以來中夏多故垣墉雖建誠異
於可坪牲牢雖設或乖於掩豆噫太平之難遇既如彼矣黜
之成弊又如此惟大聖以有作眷皇明而燭幽經久之圖自
我為始於是大匠頒式百一獻能暗叶占星豈煩兼并不資
民力蓋示於豐財無奪農時誠彰於悅使長廊千柱以環布
虛殿中央而崛起應端迺合其寒暑金碧含吐其精爽宸冕
尊南面之儀羽衛圖承遠之制節內外以嚴關鍵竄忠武而

臣俾文其事雖逢時備位周絕秉哲之嘆而為學甚無怠增
持韓之愧適勉為銘曰在昔洪水下民其咨惟天命克當數
之奇世克命禹敷時之象經一聖之有德通重流之東境
而無所功將安施以聖湖聖無為而為幽鑒不昧聰明可知
既啟既真以京以祗運有否泰時有盛衰聖其扶望俟手垂
照我石之明照臨宸瀛我石之德覆載靈祐乃豐禮科乃盛
嚴祀乃薦牲幣乃案樽彝官室羽衛王者之規宸筵劍佩南
面之後容彼平野蔓草如束既圖既刻樹以素不春彼舊址
壞垣相屬既澄既清峙以華屋元配斯答皇明斯燭神之來
分君受萬福廟貌惟赫享獻惟肅神之來兮臣荷百祿疵癘

消千八茲和氣決于羣生披文勒石超三代之英開寶六年
歲次癸酉六月癸未朔十二日甲午建

興隆寺記

宋王禹偁

佛滅度矣末世一切眾生並陷苦海法有輪轉而不轉魔有
網結而高張積覆費之邪業乃峻極寢滯鰥之苦波乃尾閭
是諸凡夫煩惱不斷是諸世界虛妄人大地水風火攻之於
外貪嗔愛慾冠之於內大則金玉滿堂垂子孫之計小則刀
錐鋒利務衣食之源末俗於是輕核真如以之不兢幻身有
酒蜜知牛乳之方火宅將焚孰能自度車之輪則有悟電泡之
非久識生死之有尊以慈悲喜捨為身謀以因果報應為已

任謂財能賈禍我則輕之若浮雲謂福可濟身我則捐之爲彼岸者其惟京兆杜公乎公慙愚理躬淳和賦性出言有信重於千乘之盟立事去奢笑彼三家之僭自謂出太平之代飽歌頌之聲兵革不聞伏臘無懼上則知其帝力熙熙常陟于春臺下則依彼空門世世期臻于淨土始念劬勞未報風樹經哀掛山起曾子之歌陟岵動詩人之嘆堂雖肯構畜五斄以成家養就弗能奉三牲而何益爰思追薦是用修崇出茲潤州之財飾彼布金之地興隆者東克招提之甲也先是二門建于大中午間克海浙密等州連帥劉公晉之所立也位歷數朝時踰百紀風雨所寇簷櫺不完等衆羞之思所整

拔地若湧掀空欲飛金碧交光燦亭午之日榮耀互映迴朝之雲複道排虛龍蟠天矯之狀重葺藏漢鵬運扶搖之風崢嶸而始謂驚擎來從碧海峭拔而終疑蜺吐飛出紅塵其或春雨絲紛秋雲羅散夏引清風而凄楚冬溜皓雪以滄涼甍櫺成懷望遠送目前對孤桐之岫寄寓凝嵐左連浮磬之川縈迴淨練足以作魯邦之勝槩爲法門之雄觀者歟事既華公乃慶長緣有大衆且以香花落之故得觀瞻之衆雲趨讚祝之音雷動飛輦走輿自邇及遠緣事有成福德無量亦何必持長者之蓋方表修行拾遺歸之金始爲利益者哉公欲紀茲功德思所銘刊猥顧非才俾揚善績其或敏如來之

重修靈巖寺記

張公亮

泰山西北陞羣山擁翼連屬百餘里摩空干雲秀拔萬狀曲如列屏削如立壁矗如楷劍銳如植圭巔巔掩映城壁環遶虎兕奔天龍蛇盤屈坐爲靈谷呀爲洞穴斷爲豁瀾引爲林麓峰卓嶺聳巒跳躡懸翠木杪蔚然泉激越中有用焉巖上衍沃齊晉迤邐出於其間左一山獨起曰雞鳴緣北階達潤循峪口上東北二十里險盡地不平勢固抱門而峭絕如堵

瞻臺巖之下結殿喚起峻塔齊雲寶樓結瑤高門峨峨長廊連延達而望若畫圖中物卽是寺也按圖繪本有佛出現之地後纔正先年法定師始置寺有古蛇白兔雙龍二虎之異我朝景德力錫今額先是舊制質略幸意紳構因地有材有材不矣易結中上僧塔臺在卽衆坐東梁殿兩智龜首四出南書室觀音像文相蓋拱頗極弱更設庖刻像以警昏曉初上事者復置殿之兩極閣土牆石墻間爲同施處除顯故乃爲大壯寺有石三門子佛殿與釋迦殿皆支佛塔皆古制皆無其於壯若假蓋皆有一峰聳起百丈北望正方青壁削成如珠賜玉半有石金金容儼然西尖峰可容千視深谷千

初前有洞東西三門相通中設羅漢像西南望一山磴突如車輪半達晴日在南飛光遙徹講堂東石壁下一泉曰錫杖又東南五步一泉曰白鶴一見一否又東北一百步一泉曰甘露門西一百步一泉曰黃龍皆爲經書神室章聖嘗賜御書琅函題篆輝映廊各皇上復降御筆飛白爲賜大文朝樂雲日相照寺之殿堂施應厨庫像房間總五百四十僧百行童百有五十僧全數也每歲孟春造百夏四都下里居民老幼祠祀而不散雨旸實惟恐不及歲入數千緡齋粥之僧美益積多以至計司茶租外全付寺僧給賜應接不暇大遼清淨寂滅之本教所居寺祇開薦儀仍供者千百無一二至僧

徒解散僅有存焉錄是官禁亦弛雖財貨所殖非若曩時之盛而方袍聞頂得以晏坐覺天其或者俾釋氏徒復其本歟東北崖上平處古殿基宛然石柱礎鐵像下猶尙存法定始置於此處後來者遷之也川中有一易之田十夫屋千楹歲租月餽以足經費唐相李吉甫築十道牆以潤之棲霞台之園清制之玉泉台茲寺爲四絕度曆三年予爲長清尉寺居村內周覽絕景不翅屬厭餘三則未之見也爾後十二年之官于承道復過寺寺中僧車淨以迎見托暇日因其道山水奇偉絕始肯攝盛裝本末附勒于石俾來遊者見之一覽如日擊且使知靈跡巨麗信爲妙絕又得以較雄勝於二者

新建范公祠記
古之治天下所謂不啻而民勤者非謂絕而不賞之也賞一善而百善進也何哉自京師至於郡縣郡縣至於鄉黨其間有德有節義可稱者取而旌之生齒於朝廷死表其門閭如此風俗莫不勸勉也漢唐之間雖不及於一代之而亦號爲治者此道素行也且今之天下何異於古之天下而風俗未厚於古者得非此道之廢歟故文正公范希文之於於陵也豈持德行節義而已哉大公家世始諒初則孤弱無父所恃而後臨其母氏來居登土而而不士遂爲邑人及其長也輩有

所立鄉人奇之嘗廬於長白曰自諷誦雖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遐舉四走友外求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日間大通六籍聲名傾動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詔天下舉賢能者公素擅鄉閭之譽爲卿大夫之所賓與一上而中殊科尋補職任驟歷臺諫不謨碩德恩加乎生民鯁議諫言忠許於當國天下之人無賢不肖不謀而同辭曰范公始登輔相太平何邇及乎領邊郡握兵權談笑樽俎之間折衝方面之難威聲遠播坐鎮獫狁俗以致疆場塵清投烽檠警敵不敢犯邊盜不敢入寇天子倚之如全湯視之如腹心何患乎西陲何憂乎北塞時以海內旣安邦國無事乃擢二樞府參預機務天下之人驩然相語曰范公用矣但翹首跂足以待太平爾公自是負上重責謂其功不可亟成必待馴致故其所爲志在遠大移風易俗釐革奸弊下緝臣儀上裨宸職欲行之以久而冀效於後也大易稱漸以正邦公實用之矣惜乎其不能終之而薨苟設使終之則周召伊傅曷以過此嗚呼天之生公將以輔世功未及宣何遽奪之詩云彼蒼者天職我良人此之謂也公沒之後也里無傳焉噫古之人有德行節義取而旌之猶能以勵其風俗況有功於天下者乎治平中譯出罕是已訪公之跡得公之實因謂邑中諸君子曰范公爵位如此其高功烈如此其顯豈非茲邑之盛事耶何久

而不爲之詞諸君從容而語曰今日之議允符夙昔之願蓋邑民素有是心而患爵位者未嘗注意旣聞澤言翕然樂從矣飭梓人構堂宇命繪工圖儀彤一之二之日經始三之四之日告成材欽餘美用不漁民旣而修建成謁偉像洋洋乎威靈如在使夫十室之民朝夕耳傾而目屬自非鬼壤之類得無聳激薄者敦懦者立如是何患風俗之不及古也故曰不賞而民勸謂此矣愚之所以建公祠者非止爲乎公也爲民也非止爲乎民也爲天下也澤竊竊邑滋久懸無異政聊述其美以傳於後公之能事大參歐陽公褒賢之碑詳矣此不觀纓舉其梗槩而已

五賢堂記

宋 孔道輔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賢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然天地有否閉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塞若天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聖人之道塞則五緯迭起而輻輳之先聖生當戰伐之世法令譴祥巫祝之弊 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窮聖汨常三騶孫田術勝於時則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於

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
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坦
快楊子惡諸子之外詆訾聖人獨能懷二聖三王之迹議時
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楊之力也西漢之後皇
綱池素六代表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然無華文中子澄
其源兆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廣尊道之旨致聖化益光
顯夷夏歸正道雖諸子譏諫或欲攘其法哉其教榛其途蕪
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達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
齊梁之困臧倉之毀荀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楊不免劉
歆之侮段間之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羣公之沮韓不免潮陽

之鼠皇甫之諸其間或識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
弗顧已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爲虛器太過者人猶疾之况
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寧無惡乎天地雖石無傷於禮
日月雖蝕無傷於明聖賢雖困無損於道得其時則堯舜禹
湯之爲君早陶伊呂之爲臣功濟於當世非其時則孔聖之
無位五賢之不通道行於後世亦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
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
否則五賢展起之今五賢湮蔽振之者無聞焉道輔學不及
前哲而以中正容於帝皇幸不見黜而與進冀以賢者必輔
於時躋於古以茲爲盛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譽謂伏

生之徒以訓傳之功象設於祖堂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
翊大道非諸子能跋及反不及配缺孰甚焉因建堂收五賢
所著事圖其儀欽先儒之時薦庶幾識者登斯堂觀是像覽
是書肅然革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是矣

王彥章畫像記

宋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
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
在梁以智勇開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
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
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歲不見信皆怒而有怠

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
五代始終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
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安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
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
忠信出於天性而然子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
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
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詹所錄家傳
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翊怒末帝不肯用
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芻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

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譏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

數千公得保鑒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

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

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

宗在魏聞公復將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

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

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

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

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或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三

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神於爲

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

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一年予

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鎗寺者又得公畫像

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

懼失其真也公善用鎗當時號王鐵鎗公死已百年至今俗

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鎗之爲良將也一鎗之勇

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年

餘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

而予猶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其人

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超然臺記

宋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哺

糟啜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

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

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無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

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

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彼遊於物

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三

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墮

中之觀闢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愛樂出焉

不亦大可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

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底采椽之居背海山之觀而行桑麻之

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

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

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

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其破敗爲

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

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

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向父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維水既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渾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瓶圖蔬取池魚醃醢酒淪脫粟而食之日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蓋公堂記

宋 蘇軾

始余居鄉有病寒而歎者問諸醫以為盞不治且役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盞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却其飲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文 記上

五

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歎不已然真盞者也又求醫醫以內熱投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痔疽癰疥疔瘡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新喪之禍而收其

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治齊者治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蓋公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敝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蓋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友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五

雪泉記

宋 蘇軾

常山在東武郡治之南二十里不甚高大而下臨城中如在山下雄傑樓觀髣髴可數自城中望之如在城上起居飲食無時而不見山者其神食於斯民固宜也東武濱海多風而溝瀆不流故率常苦旱禱雨於茲山未嘗不應各以其可信而恃蓋有常德者故謂之常山熙寧八年春夏旱賦再禱焉

皆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之西南十餘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清涼滑甘冬夏若一餘流溢去達於山下茲山之所以能常其德出雲爲雨以信於斯民者意其在此而號稱不立除治不嚴農民易之乃斷石爲井作亭於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昔謂呼嗟而求雨曰雩今民呼嗟其所不獲而呻吟其所疾痛亦多矣吏有能聞而哀之答其所求如常山雩泉之可信而特者乎賦於是愧之乃作呼嗟之詩六章以遺東武之民使歌以事神而勉吏云呼嗟常山東武之望匪石巖巖惟德之常吁嗟雩泉惟山之滋惟水作聽我民所噫我歌雲漢於泉之側誰其尸之編茲赴節堂堂在位有號不聞我愧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五

於中何以籲精神司其賦我職其著各率爾職神不汝棄酌

山之泉言采其蔬寔以薦神神其吐之

刻秦篆記

宋蘇軾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琅邪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亡矣特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俱在白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盧江文勳適以事至密動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摩之

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而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之君子得以觀覽

顏樂亭記

宋蘇軾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膠西太守孔君崇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亭昔孔子以簞食瓢飲賢哉顏子而韓子適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蘧子曰君子之於人也必於其小者觀之自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之暴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記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口啓云天之生民爲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五

三槐堂記

宋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位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意惡者以肆益距之靈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

其終也貫於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祐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魏國文正公旦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諫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爲之銘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旣相真宗門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峙射利追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宅

滕縣公堂記

宋 蘇軾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非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僕雖君子安之無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遊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怡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陋尤譁土木營造之功歟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二年而費善大夫范君純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圭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

山東通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記上

天

齊州北水門記

曾 鞏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醴而爲渠布道路民廬官舍